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十二

四至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遜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蘓魏公文集卷十二

宋 蘓頌 撰

律詩

三月十七日三舍人宴集西省劉叔貢作詩貽坐
客席上走筆和呈

簪纓曉入鳳池西
雨過重廊不踏泥
禁掖英僚初拜慶
儒林舊侶許攀攜
兩朝雲露陪嘉宴
二紀塵埃愧舊題

四戶對開參國論風流無復羨南齊

和胡完夫侍郎再次前韻見寄

荷橐相從兩掖西清塵自不間汙泥恩頒玉醴同霑醉
坐簇宮花任折攜幸接劇曹聯四選曾觀大筆賦三題
因吟將相門生詠牛白聲名便欲齊

和陸農師侍郎三和前韻

主人滿酌玉東西坐客無辭醉似泥此日逢迎皆笑語
幾年南北歎睽攜早登雞省先諸彥

陸農師自西掖入南宮 合入

鰲坡試五題

唐賢將入翰林皆先習制詔誥詩賦凡五題

雅道寂寥今復振

士風一變始於齊

和農師四和前韻仍有推獎鄙薄之句再次韻

敬輿平日始來西老拙方叨掌武泥初見魚龍起騰躍

從陪鵷鷺共牽攜儒林盛會霑恩飫雲閣新圖預客題

是日農師出榻寫美成殿將相橫卷令坐客題跋

更聽高談造名理人間無物

不均齊

坐中農師多談莊語

答胡完夫示及四和前篇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

卷十二

二

書名曾伏庾征西詞命宜封玉檢泥前日星垣同屬詠
即時墨客已潛攜豈惟家集分門錄直待郊居滿壁題
更覽晉祠新石刻從來文體壓梁齊

完夫兼示親書
河東二碑刻

胡完夫再示西省唱和詩特記曩遊過有譙屈率

爾賡次

當年覆實子亭西

嘉祐四年三月殿試某忝覆考官宿次在景福殿水亭之西

曾見

春龍起蟄泥晚接官睽方喜幸老憂顛踣待扶攜入蘭
遊霧蒙薰潤激濁揚清望品題蹇步強攀英俊躅終然

駕驥力難齊

陸農師又示第五和篇褒借益勤輒復酬答

講序嘗登虎觀西璽書封罷武都泥前言往行推多識
細管纖鋒不自攜信史已成知有法好詩頻寄更無題
就中醉墨人偏愛應與南朝小謝齊

諸公唱和多記經歷之事因感昔遊復用元韻凡
三首

十年不到掖垣西舊路重尋壁已泥

某自元豐初赴西掖蒲傳正李邦直

黃安中三舍人禮上迄今十年方
再來而舊院改移不復昔日故云
四戶貴同公鼎重近制

舍人分預朝政與
昔時事體不同
九門高共斗杓攜追思往事驚陳迹

欲和長言怯巨題老見諸賢雖縮忸不量繇力尚思齊

又

朝鞍早過鳳樓西雨浥輕塵未有泥
頒宴百壺人共醉

演綸雙筆客同攜紫微舊刻蘭堂闕
仁宗篆賜紫微閣四字舊在院元豐

中遷入羣玉殿
不得復見矣
朱字新牌藝院題
神宗更新舍人院命翰林侍詔朱書牌額

賜以
更識訓詞深厚意言成膏澤惠編齊

又

平生南北與東西豈是揚波與汨泥晚入金門諸彥接
來同綺席賜尊攜時逢寵渥欣陪預老遇風光懶詠題
共戴君恩何以報惟將聖壽祝天齊

重次前韻奉酬子由子開叔貢三舍人二首

都堂直北正衙西同日三賢拜紫泥供張府泉批勅賜
刊碑朱墨典籤攜姓名非夕金甌覆手筆他年玉簡題
制詔溫純詩什健若非元白更誰齊

又

公宴將闌日欲西
酒酣揮汗浥如泥
重陪簪橐聯鑣出
仍得篇章滿篋攜
直舍恍迷新戶牖
賜書猶識舊籤題
中宴憩於東廡見舊院所賜
監書盡在几案歎動久之

韶子在齊

鄧聖求承旨疊貽佳句過有褒稱無言不酬雖復

牽強以多為貴固已數窮大雅旁通諒無訕斥

名節從來蜀道西
遺思人尚襍青泥
禁中手筆由裁制

天下英雄在挈攜

公屢試多士及知貢舉

密議金鑾應有記

韓偓承旨

有金鑾密記

登庸石刻竚重題

元稹為承旨學士作題名記云十七年中在是職者一十

人而九人參大政次年稹亦入拜

綸闈盛宴仙黿會飛集翩翩五鳳齊

是集內外制五人

次韻劉叔貢舍人從駕

黿頭星掖貴無清不似南宮散六卿繼踵棣華聯禁直

並時蘭玉占高名甘泉法從皆才傑皇祐孤臣獨老生

某皇祐中忝職館閣領博士數預祠事得陪從官之末

自歎荆枝半凋落若論宗

戚亦霑榮

某早蒙子瞻昆仲叙宗契貢父亦舅氏姻家固當通情

李公擇尚書見示出郊奉雩祀馬上口占七言四

韻走筆繼和

雩郊幾夕見龍星盛樂初諧六變聲

前四日按宮架大樂

薦幣禮

同匏爵重潔牲人比玉壺清幕中閤辨通宵接馬上新

詩頃刻成精意預期甘澤應隨軒飛入鳳凰城

是月閔雨

次韻諸公從駕景靈宮二首

青鵝如跂萬椽勻地接璇流隔世塵三后在天歌下武

一人膺福見君陳
珠旒漆漆懷濡露
玉案年年侍薦新
廡下丹青從臣列
左趨蕭丙右甘辛

太清宮廟近蓬萊

唐正內號蓬萊宮而太清宮有列聖真像每歲朝享

連日天門

六扇開萬乘旌旗衝曉過
兩宮輿輦詰朝來城中三水
河通漢庭下千官棘映槐
老稚扶攜同祝聖年年常此
望昭回

次韻王都尉團練押賜高麗歸使宴射贈館伴舍
人兼呈諸公

通侯年少侍中郎主客名園滿國香
賜酒九行勤猶使一帆千里送吳航
鳴弦屢奏前籌捷摘藻俄傳秀句長
更與詩翁相屬和驪珠數百透函光

事見元微之集外詩

和門下侍郎東臺夜直見寄

五年班級望夔龍曾托憚幪庇雨風
末路自矜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
升沈不改交情見出處雖殊趣舍同
謾叩蕪音答高唱終慙下管應清宮

和門下相公從駕幸太學

聖主恢儒率舊章首冬鳴蹕下膠庠生師褒博趨鱣序
文武端嚴列鴈行承詔敷陳商戊甲執經環立晉袁王
三千學者多才秀定有同升孔子堂

次韻陳元興待制新懷州呂侍講見寄

繕性雖知衆射標頽年無奈羽譙譙覃懷新守紆高旆

寧海元侯駐累喬

重喬累荷

憶擬曹鞭渦水賦

某早歲守亳社與待制同

官屢有唱和

嘗陪戴席德陽朝

待講在適英數相接

郡齋繼日聽餘論

不復牢愁詠大招

答陳再次前韻

牛斗經年望建標忽聞行李度南譙

元興自廬易杭陸行由滁陽路至廣

陵

仙舟復喜逢元禮飛御仍煩接子喬已試演綸成典

冊尚勞分竹偃藩朝海沂邂逅誠多幸繼日相過不待招

竊憶舊遊再賦一篇

早見登龍奪錦標繼聯官契仕蒙譙

某守亳日元興知蒙縣

雕章

屢愛函京作宰樹常論故國喬久歎徊翔淹禁閣方欣

良直贊清朝前篇謾約林泉訪祇恐羣公賦反招

走筆次韻察推見別二篇

行藏無意但隨時不為人知我者稀負殼蝸牛初就舍

馴鷗海客已忘機緘收卷軸塵生蠹合和丹丸醖有衣

久雨茶藥損壞

久冒寵榮無所補敢煩從事歎巍巍

巍巍見吳志陸遜傳

又

老愛詩書志益堅不成魚網謾臨淵幽居喜見新松菊
病目愁看舊簡編事任閒忙常自適心忘毀譽敢求全

知君有意論騷雅何日從容話極玄

和通判白同朝散見別

樂土民勤不帶牛觀農時得看耕樓

隨犂下粟謂之樓種

老慙卧

閣思投紱恩假祠宮換典州就第未荒三徑菊

初冬晚菊盛開

過江無竢五湖舟題輿別乘方騰逸詎肯相從物外遊

和劉明仲都曹見別三首

二年為郡樂刊坡喜遇豐年萬物和政拙未能觀水薤
氣衰時復詠煙蘿朱方亭下歸心速揚子橋邊別淚多

禁職祠官容佚老晚蒙恩澤更霽沱

久汙朝寵老非宜祿厚躬閒不爾虧優詔還令使真室
特恩仍免覲京師力疲都是垂頭馬志適何殊曳尾龜
年事已高心慮息山堂無俟德璋移

幽居隣有萬窠松

予所居北隣有刁氏園號萬松嶺

坐見京江四面峯

形若櫟株隨倚徙愁如頑鑛漸銷鎔尚紆軒冕心顏厚
但覺林泉興味濃茗飲藥苗留待客時賓友自過從

予飲酒絕少但喜啜茶
家山多藥芽可為遵實

太平守梅學士隔濶累年會遇京口喜道舊故特
枉篇章勉次來韻二首

老洿朝紱退方榮真室官猶寓帝城

中太一宮

敢詫丘園蒙

賁飾深慙轡鎖濫名聲安居幸已歸閒燕飽食將何答
聖明珍重雕章勤獎借久要情好見平生

其二

學海儒珍昔所知于今刮目異常時蝸廬何幸紆千騎
螢燭多慙對九枝

見牛僧孺集

鉛摘次書才贍雅塵毛揮辯

狀清羸竹符芸省翻留滯可是青雲緩步遲

大夫七弟有慶新居二百四十言次韻和之

勿謂衡茅陋門墻亦僅金山連京峴外水接漕渠邊

木傍行列幽花晚秀妍子孫環舍後兄弟對齋前樹果

非求息臨流靡察淵卜隣同晏宅任地得周廬

城中多屯田地

所居係兩稅

往復康莊路過從鄉里賢招來三徑士

見明山賓傳

疏引一人泉

東園小池微有泉水

金谷雖慙石蝸廬已勝先

焦丞

嘗時近享香火道心虔左右岡兼阜縱橫陌與阡思歸

誠久矣到此是終焉籬援叢芳枳庭除遶碧鮮尚之南
學遠休埏北邙偏街柳長垂帶堤榆未墜錢窓閒靖節
傲梧老惠施眠去國魂勞斷銘恩骨待鐫辛安蓬戶與
烏用鐵樞堅刀嶺東隅見林莊幾世傳杉松高掩抱崑
麓勢聯綿構築多遺址經營信昔緣予營此居有年矣
初惟得一山麓地
甚窄刁景純學士割柳南數畝相助其後又買十餘契
方稍完考其舊址皆南唐林太師仁肇故園宅板築時
猶得舊磚瓦林亦溫陵人而家
此今予居有之信非偶然耳
毋勞借官地裴子野借
官地數畝
為茅屋
便可入寥天歌哭于斯室耕桑待有年誰知真
而居

趣在平地即神仙

七弟示詩後又改緣字為川字因再次韻

幽棲新得地朴飾敢求全一畝真儒有三年近道邊營構

此居已三年矣鋤荒還見舊

地本蔬圃平治見碑
覽乃是林太師舊宅

革陋遂成妍

棟宇依嵒畔煙雲入檻前人非勝土木心每懼冰淵州

處來閒燕山居隔市廛軒窓橫列岫屏嶂對先賢

近造十屏

畫昔賢事迹以
為座右之戒

念昔初經始惟蘄遠水泉丘園寧待責

宗廟責為先幸免靈臺寄

後漢第五頓鄉里無
田宅寄止靈臺中

重叨真

室虔

予一領集禧再叨中太一宮

頤生無異術送死有新阡

近得樂安亭山

亡室葬于彼

世慮都忘矣勞生此息焉道腴甘淡薄食邑減

芳鮮士譽言功德僧談半滿偏未從招隱客不費買隣

錢

謂刀景純輟地相助欲以結隣

晝靜龍鬚坐宵寒龜殼眠

近初蒲團紙帳藉

莎母剪雞即石不磨鐫假職恩良厚歸田志益堅秋毫

知帝力清白自家傳吾弟欣堂構長言紀徙綿思親樂

京口懷土限閩川江左步兵酒華陽小有天銜盃蠲痼

疾行藥助修年更有扶衰物隣家十八仙

前日會王正仲家衆客評

酒品十八仙清而
味美飲之不病

潤守修撰見招與左丞王公大夫俞公東園集會
賓主四人更無他客某頃為南都從事值故相
杜公與王賓客煥畢大卿世長朱兵部貫馮郎
中平同時退居府中作五老會一日大尹廬陵
歐陽公作慶老公宴而王畢二公以病不赴中
座亦只四人某時與諸僚同與席末言念往昔
正類今辰然自皇祐庚寅迄今元符己卯整五

十年矣撫事感懷輒成七言四韻

曾覽祁公五老詩仍陪三壽燕留司今逢北固開尊日

正似南都命席時喜奉笑言揮麈柄却慙衰朽倚瓊枝

定知此會人間少

白樂天詩云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定應無

五十年才

一再期

發句米奉議見示與諸公唱和北山壯觀佳篇因

索鄙製老病久棄筆硯勉強口占小子次韻奉

酬

岡陵起阜崇花木露天濃襟帶湘泯水屏圍晉楚峰地
全居爽塏人不厭迎逢彷彿觀平遠分毫見枯松
欲狀江山秀無如格律詩形容天際美假借筆端奇注
目臨滄近沿流北固卑不因篇詠見絕景有誰知

右和壯觀亭

省座來分聖主憂仙翁常作北郊遊瓜田接畛尋期會
菊盞浮杯阻獻酬壯觀風騷歸作者平山歡宴集清流
從茲淮海登臨趣樂事良辰屬二州

右和王崇禧寄揚州尚書

吏部頓郎中起陸尚書伯與同年因迎哲宗神主
集班西苑追思昔預聞喜逮今三十一年再至
感舊賡唱長言遠垂寄示老病讀之不覺感嘆
強次前韻以答嘉貺

集英親策際天人曾見諸賢解褐中薦棘校文欽藻思
華林頒宴接車塵年光世故推移久士論朝咨寵遇新
老病忽紆懷舊作長吟猶憶曲江春

熙寧二年神宗初
御集英啟榜予時

以知舉官侍立展前及
賜閒喜宴亦預班列

廣陵芍藥盛開品目比舊又多累日與同官賞歎
不足因記嘉祐中西臺吳大資與留守宋丞相
唱和二篇吳詩有不逐新奇爭世玩却憐陶菊
與莊樗之句宋答云松篁何意常如舊閒倚霜
空不肯凋意有未盡輒成二章

應是圓玄降瑞精

見舒元興
牡丹賦

散為穠麗徧邢城重苞疊

藥三春後膩臉豐肌百態生一自毫堂甄異品至今花

譜續嘉名都緣尤物多奇變豈為繁華逐世情

稟質由來自絕倫誰將巧思變天真鄭風謔贈緣情密
謝守翻階得句新菊聚萬鈴樗大本松添七鬣竹浮筠
未知妍陋從何辨等是生成一大鈞

蘓魏公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蘓魏公文集卷十三

宋 蘇頌 撰

前使遼詩

和國信張宗益少卿過潭州朝拜信武殿

朝著籌邊久文明運籌高三冬馳日御一夜隕星旄從
此通戎賂于今襲戰袍威靈瞻廟像列侍寫賢豪民獲
耕桑利時無斥堠勞金繒比干櫓未損一牛毛

和張少卿過德清憶郎中五弟

平昔知君兄弟名籍隨庶茂策通經

昆仲同舉進士至南宮請試明經

已傷荆木一枝折重過桐鄉雙淚零朝見鵲鴒詩思苦
夜聽鴻雁睡魂醒近聞阮巷有才子異日軒昂看拾青

和張仲巽過瀛州感舊

覽君關外感懷篇重到藩城倍愴然豈為宦遊無定止

却思世故易推遷流年忽復龍周紀

仲巽去高陽令十二年矣

急景

仍逢鴈去燕物是人非重惆悵空餘陳迹吏民傳

仲巽近悼

亡過此故吏迎候
因語舊愴然懷念

和安撫王臨騏驎見寄

十月河濱土未乾
行人裘褐苦沾汗
邊侯顧遇勞紆軫
驛舍留連暫憇鞍
義貫雪霜松操古
氣凌星斗劍光寒

待君早晚功名就
重約虛齋論隱桓

大觀舊學春秋

和王大觀寄張仲巽

內使名卿話昔遊
高談術畧氣橫秋
邊亭一別嗟淹久
故眼相看重唱酬
舊德朝端方見用

仲巽

清才關外苦難

留大腰間鞶綬頻加寵幾見新頭代故頭

大觀自順安守歲中移邊

撫再遣
駢驥

初過白溝北望燕山

青山如壁地如盤千里耕桑一望寬
虞帝肇州疆域廣漢家封國冊書完
因循天寶興戎易痛惜雍熙出將難
今日聖朝恢遠畧偃兵為義一隅安

和仲巽過古北口楊無敵廟

漢家飛將領熊羆死戰燕山護我師
威信仇方名不滅

至今邊塞奉遺祠

和仲巽山行

天險限南北回環千里山客亭依斗絕邊地信偏慳伴
月驅行傳緣雲度故關林泉雖勝賞無奈霽奚間

和仲巽過度雲嶺

磴道青冥外躋攀劇箭飛朔風增凜冽寒日減清暉使
者手持節征人淚濕衣此時仁傑意心向白雲歸

奚山道中

山路縈回極險難才經深澗又高原順風衝激還吹面
灔水堅凝幾敗輶山澗水流遇水凍則橫溢道上彼人謂之灔水險滑百狀每為車馬之患
巖下有時逢虎跡馬前頻聽異華言使行勞苦誠無憚
所喜殊方識漢恩

和仲巽奚山部落

千里封疆薊雪間時平忘戰馬牛閒居人處處營耕牧
盡室穹車往復還

過摘星嶺

路無斥堠惟看日嶺近雲霄可摘星握節偶來觀國俗
漢家恩厚一方寧

和宿牛山館

山深孤館迴部落不成城夜永人無寐冬溫氣自清邊
方通夏楚漢地接平營恩信今無外邊庭肯背盟

又

孤村四望百重山使節相陪北度關休歎光陰懷往昔
且看巖石自斓斑

和題會仙石

雙石層稜倚翠巔相傳嘗此會羣仙
繫風捕影誰能問空見遺踪尚歸然

和宿鹿兒館

邊城射獵取麋麕天虞仁心所不為
鳴角秋山少聞日標名郵館客慵窺

和冬至紫蒙館書事

泰時迎長日殊方展慶杯關山厭沙磧
星斗望昭回月

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欲知王厯正候律應葦芽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戴星行驛騎奔馳束火迎人向萬山峰外過

月從雙石嶺間生

館之東南有雙峰山行李將至見月初上

馬蹄看即三千

里客舍今踰四十程

十月五日出都迨今四十一日矣

每念皇華承命

重愧無才譽副羣情

和過神水沙磧

沙行未百里地險已萬狀逢迎非長風狙擊殊博浪昔

聞今乃經既度愁復上幸無漲天災日月免遮障

和土河館遇小雪

薄雪悠揚朔氣清
衝風吹拂毳裘輕
人看滿路瓊瑤跡
盡道光華使者行

和檀香板

鏤檀芬馥貫緇衣
擊玉敲金一串花
自與麗妃親記曲
後來傳玩幾人家

和神水館逢齊葉二國信

幾旬馳傳困風埃忽聽南轅病眼開千里邊疆難際遇
一封京信況同來論情不異聲投谷適遇過於渴望梅
談笑未經催命駕歸心雖切且徘徊

使回蹉榆林侵夜至宿館

十二月十七日

使還兼道趣南轅朝出沙陲暮水村雪嶺迢遙人自少
冰天淒慘日長昏鷗聞宿舍驚如聞馬識歸途去似奔
屈指開年到京闕夢魂先向九重闈

和使回過松子嶺

石徑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巒回頭却見臨潢境
千里猶如指掌看

和遊中京鎮國寺

塔廟奚山麓乘輶偶共登青松如拱揖棟宇欲騫騰邈
禮多依佛居人亦貴僧縱觀無限意紀述恨無能

和富谷館書事

迢迢歸馭指榆津日日西風起塞塵沙底暗冰頻蹀馬
道路冰凍多在沙底彼人嶺頭危徑罕逢人客心牢落
謂之暗冰行馬艱險百狀

偏多感天意融怡漸發春珍重詩翁饒藻思剪裁風物
見長新

和奚山偃松

亂枝輻輳翠陰圓倚岫垂崖盡偃然不為深根生觸石
定應高幹上摩天

和過打造部落

邊人居落瞰重林背倚蒼崖面曲潄澗水逢春猶積凍
山雲無雨亦常陰田塍開墾隨高下樵路攀緣極險深

漢節經過人競看可能知得使臣心

新歲五十始覺衰悴因書長句奉呈仲巽少卿

始衰心事自堪嗟但覺光陰似轉車
白傅開經五秩滿仲尼學易數年加
負薪筋力誠難強報國功名事轉賒
若問信書何所得樂天知命任生涯

後使遼詩

熙寧十年八月自國史院被命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充大遼生辰國信使十月

三日進發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還闕道中率謁成詩以紀經見之事及歸錄之

某奉使過北都奉陪司徒侍中潞國公雅集堂宴

會開懷縱談形于善謔因道魏收有逋峭難為
之語人多不知逋峭何謂宋元憲公云事見木
經蓋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勢之義耳文人多用
近語而未及此輒借斯語抒為短章以紀一席
之事繕寫獻呈

高燕初陪聽拊髀清譚仍許奉揮犀自知伯起難逋峭
不比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
荷公德度容狂簡故敢忘懷去町畦

某向忝使遼于今十稔再過古北感事言懷奉呈

姚同事閣使

西上閣門使英
州刺史姚麟

曾到臨潢已十齡今朝復忝建旌行同持漢使雙符節
又過秦王萬里城盡日據鞍消髀肉通宵聞柝厭風聲
自非充國圖方畧但致金繒慰遠氓

次行奚山

奚山繚繞百重深握節何妨馬上吟當路牛羊眠薦草
避人鳥鵲噪寒林羸肌已怯氊裘重衰鬢寧禁霜雪侵

獨愛潺湲溪澗水無人知此有清音

同事閣使見問奚國山水何如江鄉以詩答之

奚疆山水比東吳物色雖同土俗殊萬壑千巖南地有
扁舟短棹此間無因嗟好景當邊塞却動歸心憶具區
終待使還酬雅志左符重乞守江湖

早行新館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到邊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
風來空谷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

況是天恩懷景俗不妨遊覽趣嚴程

奚山道中

村店炊黍賣
錫有如南土

擁傳經過白雪東依稀村落有鄉風
食飴宛類吹簫市
逆旅時逢煬竈翁
漸使黔黎安畎畝
方知雨露徧華戎
朝廷涵養恩多少
歲歲輶車萬里通

過新館罕見居人

引弓風俗可傷嗟
滿目清溪與白沙
封域雖長編戶少
隔山才見兩山家

牛山道中

耕種甚廣牛羊遍谷間之皆漢人佃奚土甚苦輸役之重

農人耕鑿遍奚疆部落連山復枕岡種粟一收饒地力
開門東向雜邊方田疇高下如棋布牛馬縱橫似谷量
賦役百端閒日少可憐生事甚茫茫

發牛山

朝發牛山道路回遠終日南行至暮又北趨宿館

山坂縈紆道阻長數程行處尚相望晨裝方指南高外
館南一峯最高彼人謂之南高山宿館還趨北斗方既乏遠謀慙肉食

空將衰鬢冒寒霜却尋十載曾行地風物依然土境荒

奚山路

出奚山路入中京界道
旁店舍頗多人物亦衆

行盡奚山路更賒路旁時見百餘家風煙不改盧龍俗

唐盧龍節度使塵土猶兼瀚海沙朱版刻旗村賜食

食邸門掛

朱旗

青氊通憶貴人車

貴族之家車屋
通以青氊覆之

皇恩百歲加荒

景物俗依稀想夢華

中京紀事

十一月十六日到中京未經苦寒天氣
溫煦幾類河朔行人皆知厚章紀事書

呈同事

閣使

邊關本是苦寒地況復嚴冬入異鄉一帶土河猶未凍

數朝晴日但凝霜上心固已推恩信天意從茲變煥暘
最是使人知幸處輕裘不覺在殊方

過土河

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謂之長叫山此河過山之東才可漸車又北流百餘里則奔

注瀾漫至冬冰厚數尺可過車馬而冰底細流涓涓不絕

長叫山旁一水源北流迢遞勢傾奔秋來注雨瀾郊野
冬後層冰度輻輳白草悠悠千嶂路青煙裊裊數家村
終朝跋涉無休歇遙指郵亭日已昏

贈同事閣使

山路盡陂陀行人陟險多風頭沙磧暗日上雪霜和草
淺飛鷹地水流飲馬河平生畫圖見不料再經過

沙陀路

二十三日入沙陀路行馬頗艱

上得陂陀路轉艱陷輪推馬苦難前風寒白日少飛鳥
地迴黃沙似漲川結草枝梢知里堠放牛墟落見人煙
從來天地分南朔今作通達近百年

觀北人圍獵

北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兔數枚頗有愧色顧謂予曰道次

小園不足觀常時千人已上為大園則所獲甚多其樂無涯也

莽莽寒郊晝起塵翩翩戎騎小圍分引弓上下人鳴鏑

羅草縱橫獸軼羣畫馬今無胡待詔

世傳陰山七騎圖乃唐胡瓌創造後

人多模搨及別為變態然皆不及舊製

射鵰猶懼李將軍山川自是從禽

地一眼平蕪接暮雲

北人牧羊

羊以千百為羣縱其自就水草無復欄柵而生息極繁

牧羊山下動成羣
嚙草眠沙淺水濱
自免觸藩羸角困
應無挾策讀書人
羶裘冬獵千皮富
漣酪朝中百品珍
生計不羸衣食足
土風猶似茹毛純

某兩使遼塞俱值郊禮之歲今以至日到北帳感
事言懷寄呈同館諸公

兩忝臨潢使俱逢泰時祠國陽隨仗日塞外抗殫時盛
禮羣公預丹心萬里馳周南歎留滯何似異方悲

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閣使

雙節同來朔漠邊三冬行盡雪霜天朝殫殫酪幾分飽

同事嘗言修養法行路飲食
不得飽過五分則諸病不生
夜擁貂狐數鼓眠

予平生少睡雖

三鼓就枕至五鼓亦不復瞑矣
光景不停如轉轂歸心難遏似流煙須

將薄宦同羈旅奔走何時是息肩

冬日北庭懷餘杭舊僚屬

曾約尋山春水間越江吳岫遍留連沙頭寺院看花日
湖上樓臺試茗天酒後歌呼常薄暮風流雲散忽經年
異方萬里相望處滿眼荒郊倍慘然

契丹馬

契丹馬羣動以千數每羣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縱其逐水草不復羈界有役則旋驅

策而用終日馳驟而力不因乏彼諺云一分餵十分騎番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視馬之形皆不中法相蹄毛俱不剪剔云馬逆性則滋生並繁此養馬法也

邊城養馬逐菜蒿棧阜都無出入勞用力已過東野稷
相形不待九方臯人知良御鄉評貴家有材駒事力豪
略問滋繁有何術風寒霜雪任蹄毛

北帳書事

到會同館晚夕大風沙塵蔽日倍覺苦
寒赴行帳之辰厲風頓止晴和可愛

北海蓬蓬氣怒號厲聲披拂晝兼宵百重沙漠連空暗
四向茅簷捲地飄與日過河流水涸行天畜物密雲遙
北中久旱經
冬無雨雪輶軒使者偏蒙福夙駕陰霾斗頓消

離廣平

十二月十日離廣平一向晴霽天氣溫暖
北人皆云未嘗有之豈非南使和煦所致

耶

歸騎駸駸踏去塵數朝晴日暖如春向陽漸喜聞南雁
炙背何妨問野人度漠兼程閒鼠褐據鞍濃睡側烏巾
窮冬荒景逢溫煦自是皇家覆育仁

山路連日衝冒西風頗覺行役之勞

却到深山歲已殘西風連日作晴寒塵埃季子貂皮敝
憔悴休文革帶寬往復七旬人意怠崎嶇千險馬行難
三關猶有燕山隔安得陵空縱羽翰

發柳河

十二月二十七日早發柳河路程山路險滑可懼因見舊遊宛然如昨

清晨驅馬兩崖間霜重風高極險艱前日使人衝雪去

今朝歸客踏冰還道旁榛莽樵蘇少野外汙萊未耨閒

遼土甚沃而地寒不可種春深始耕秋熟即止還似昔年經歷處下弦殘月插

東山

摘星嶺

二十八日過摘星嶺行人相慶云過此則路漸平坦更無登陟之勞矣

昨日才離摸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峯

摸斗摘星二嶺名疲軀坐

困千騎馬

一行二百餘騎

遠目平看萬嶺松絕塞阻長踰百舍

畏途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騶御人人喜動容

一云行行漸
識還家路

蘇魏公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蘓魏公文集卷十四

宋 蘇頌 撰

挽辭

慈聖光獻皇后七首

內德方嫔茂徽音
比似超詒謀二聖
託燕處兩宮朝功
被人間滿神歸帝
所遙巍巍光獻策
萬世配仁昭

晨夕東朝路鑾輿
問寢興蟠桃未再
熟羽駕忽西昇逝

水還天漢流光下王繩聖心哀罔極時望永昭陵

帝室深攀慕仙都去不歸悲涼虛水殿彷彿見銖衣難
復金龍駕終開白獸扉西郊三百里雨涕萬人揮

越從景祐至元豐儷極坤儀四紀中復辟先朝尊啟母
助勤熙旦廣堯聰深居高拱收淵默盛德成功絕比隆
太史方修長信注續詩應首二南風

冀王陰德在高門南院功名燕後昆慶衍魯沙鍾聖女
尊居東殿見神孫紀宗新廣宣平第尚主重開沁水園

自昔后家稱累盛誰如終始六朝恩

初頒遺誥大廷中百辟悲號四海同過越喪期天子孝
便蕃恩澤外家豐橋山弓劍開高寢原廟衣冠入闕宮
王輦三元朝象帝年年長慕闕門東

亭構依然揭大椿宮闈無復駐飈輪清衷念切承顏日

長樂悲深奉質辰六御驂駢開道路五陵松柏慘風塵

周南舊老偏摧感曾是初元奉策臣

熙寧二年文德殿
上尊策臣預行事

官

宣仁聖烈皇后五首

辰極闕軒輝天人覆玉衣兩朝臨大寶

太皇太后在神宗末年已聽政

九載運璇璣永巷私門絕通閨外族稀蕃釐崇構闕應
待媼神歸

及物深仁遠流光內德昭徽音繼任姒至治協黃堯崇
慶纔虧膳延和遽罷朝千官號慕處聲動九重霄

避殿尊先后垂帷祐聖孫憂勤萬機政聽納七臣言功
載生民詠神遊永厚原鴻名兼四德難盡贊坤元

六月因山葬三年率土哀風雲金殿暗霧露石門開羽
衛環神岳衣冠返帝臺悲涼九虞禮不見大安回
元祺臨朝日群賢輔政辰孤臣起南國再命入洪鈞雨
露恩彌渥涓埃報未因守藩垂老恨無路從靈輶

濮安懿王夫人二首

國邸留慈範皇家肇慶基思齊京室配祔廟濮園祠改
卜三川兆尊名一品儀禮隆由聖作萬世仰洪規

大電光流慶歸雲去莫攀千齡悲逝水七月會因山陵

關乾坤壯岡原輦洛環王家傳爵土世世奉神班

中書令程文簡三首

邦國藩宣老階符陟降賢朝方尊舊德天不畀遐年勲
載奉常諫神棲京兆阡悲笳聲未斷龍日下虞淵

星墜寢門夕歌興夢奠時騎箕良弼去罷社國人悲富
貴驚川逝功名白日垂祇應金石刻無愧伯喈辭

都門簫鼓動哀音丹旌西歸詔祖臨故府簪裾空墮淚
高原松檟已成陰藩朝宣力由忠藎彛鼎書功映古今

他日甘棠知不剪五州遺德在人深

贈太師中書令王公二首

族茂仙緱系恩隆帝渚姻兩朝全寵遇一節貫忠純敦
說耽儒術冲和味道真樞庭十五載當宁倚良臣

汾曲名家相國孫翊登樞鉉繼承恩旂章禮秩連三府
曩鼎功名載一門棺斂衮衣哀冊異路驅班劍葬儀存
清規素履知無晦金刻雄文賁九原

錢起居二首

地席賢王寵官分右掖司文華天所賦政事更為師始
見良言進俄驚哲士姜平生公輔業所賴聖明知

制策詞科世得賢諫垣書殿繼為聯皂囊封奏名宏議
丹宸書箴著舊篇朝許臧孫為有後人嗟賈傳不遐年
一門盛美時難及家學于今令子傳

司徒侍中杜正獻公五首

具美生名世熙工職代天規櫺在臺閣風采著藩宣大
議方尊老清時遽喪賢無言桃李感聞者共潜然

任重嘗當國功成急引年榮華脫屣去名節掩棺全白
日佳城遠清風舉世傳誄終朝有法天行特高前

當展思遺直推恩厚卹終袞貂官秩貴駟馬葬儀雄天
老宵躔暗高陽舊里空從茲使車問不似十年中

卜築東畿謝事還冥鴻高蹈孰能攀朝廷寵遇三公禮
園館優游十載閒此日精誠騎列宿他時歌詠歎顏山
慮終不及傳家事獨有忠言貢九闕

几杖初來宅次睢孤生從此被深知翹材館盛親師益

綠野堂閒奉燕私恩紀難忘空隕涕緒言如昨重銘肌
渙陽松柏無因見延首東南倍愴悲

侍讀給事王公三首

當代儒林老誰知蘊學精典章推練達經術號通明簪
橐何時去堂坊一旦成漢庭傷賈傳仕不至公卿

禁序方尊寵雍容侍紫宸忽驚疇昔夢遂失老成人史
藁留天閣銘旌去國闈龍門賓友散揮涕想遺塵

經幄咨嗟舊學臣誄章追冊兩優恩平時寵祿由稽古

不朽聲名在立言
駟馬嘶鳴還故國
素車奔走送高原
諸儒師表今亡矣
惟有清風懣後昆

贈吏部尚書建安郡正肅吳公三首

間代生人傑
高文擢雋科
立朝風采峻
臨郡惠慈多
勲業傳青簡
音容逐迅波
百年誰不至
與善果如何

疇昔商楹夢
吁嗟魯鳳哀
清朝橈隆棟
多士失元龜
墳闕開京壤
帷旌出洛師
孤生懷舊感
西望涕交頤

他日容臺議
功書預討論
祿章三品貴
誅策二名尊
遺

直將誰繼清風想尚存戢棺何所恨牖下史魚言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李公三首

西李風流遠中朝族望幽寵榮三學士試守六蕃侯不
見登時棟還驚失夜舟平生喜名理一致視浮休

儒雅名公子承平輔相孫臺儀尊右轄世職重高門富
貴今如夢便蕃歿有恩邇英前席地無復進嘉言

歲晚輾轅道神歸嵩少原百年封域廣三品葬儀尊
吹迎風急帷裳蔽日昏洛人應墮淚幾世見銘旛

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贈左僕射兼侍中劉公

三首

特起來南國登庸歷宰卿立朝弦載直遇物稱如平一
夢榮華盡千年封禪成秋風暮江起悽咽逝波聲

星墜寢門夕鵬來州舍辰人悲喪遺愛帝夢失良臣勲
業經綸遠文章氣燄新歿猶榮故里宸筆鏤堅珉

蚤歷平津館嘗蒙鮑叔知笑言忘位貌論議切箴規豈
悟三秋別遂成隔世期英風今已矣遺恨滿江湄

宋中道都官二首

儒雅名公子風流粉署賢精神清比鑑論議直如弦朝
已期登俊天胡不畀年永懷三友益一慟寢門前

文章微婉氣清道議論精通學瞻優方見璫璣為國器
忽經蘭菊隕霜秋夢中應講陰堂奧天上須刊白玉樓
聞道遺編已成帙何人列上載蓬丘

致政少卿邵公三首

屢試循良政兼推幹裕才惠和綏列郡風績振行臺始

見彤襜去過驚書翼回甘棠猶蔽芾高隴已崔嵬

江左推華胄朝端挹老成官登九寺貴跡寄五湖清
治行當年立家聲繼世榮書林有賢傑名德豈慙卿

吳苑新開第都門遂掛冠俄聞曳杖歎未適散金歡舊
跡餘三徑高風戢一棺只應名不朽沈誌史臣刊

彭城縣太君二首

封邑從夫貴傳家嗣子賢初聞板輿去忽愴壽宮遷
樹隱長平外川流獲澤前高門餘慶在足以慰沈泉

壽考人間福賢明閭內宗銘傳史官筆墓遶故鄉松雙
劍歸還合南陔養莫容登堂曾拜客悽愴望新封

僕射文莊高公二首

學術儒林老人流國士尊立朝惟直道寤主有嘉言高
議留帷幄清風遺子孫音儀嗟日遠隧路闕東原

寵祿功名孰與同平津儒者仕三公前言往行通今古
素節清規壹始終嚴廟猶傳風采盛燕堂俄愴笑談空
從來操尚人知少獨有遺思在聖衷

尚書祠部郎中大理少卿鄒公二首

早日文章譽他年法令師官終廷尉府墓用貳卿儀參
佐征南畫哀矜讞獄詞平生經濟學不愧伯喈碑

公墓
刻端

明蔡公
之文

齋志齡雖趣傳家德已流里門開駟馬子舍直黿頭不
見車茵貴頻加紱冕優簫笳歸葬處聲斷漢江秋

彭城郡鄭太夫人二首

姓系山東胄鄉閭建業城有家歸吉士從子尹留京望

郡疏封美黃堂侍膳榮終焉貴與壽無一慚平生

他日虧常膳呼醫走數州初欣藥瞑眩俄痛疾彌留子
舍終天恨都人挽紼愁春風汝陰道貴母葬新丘

贈大理寺丞陳公一首

隱德稱鄉閭清風遺子孫未榮三釜祿先逝九原魂
得眠牛地家開納駟門足令來者慕信有教忠言

留臺賓客李公二首

奕世儒纓冑清朝翰墨臣裁成五色詔出擁兩朱輪
柏

署分曹佚銅樓拜命新如何止中壽志未展經綸

當年開府鎮金陵賤予嘗蒙國士稱俯仰緒言猶在耳
齋咨遺恨遽填膺人歌梁木空傷魯兆啓佳城欲葬滕
引紼都門時一慟悲風悽咽更難勝

秦國太夫人二首

昭文富
相公母

象服朝儀貴封君國壤陪從夫乘五馬見子躡三台靜
樹終難止東波遂不回棘欒吾相慕行道有餘哀

上宰隆恩禮中闈集寵光膳蘭金鼎味衣綵袞龍章不

見文軒駕過驚葆挽鏘宸慈均愴卹臨宴輟清觴

王子直二首

嗟若時之彥懷哉昔並遊十年追几硯一別見墳丘滿
目皆陳迹傷心未白頭風流何處盡潁水去悠悠

逝者日云遠人情尤感傷素車來隧路奠哭起高堂集
紀論才備阡銘叙事長友兄成雅志不朽是文章

司徒侍中賈魏二首

仁聖隆儒有漢風平津經術位三公君臣契合千齡際

文武名尊二紀中再謝貂蟬深畏寵屢提貔虎不言功
一朝賓客銜悲散寂寞延賢閣向東

大邦開國賞元勲秘殿陞班寵舊臣

公鎮北門日以出師助平貝壘遂開

安國還朝納旄鉞仁宗特置觀文大學士班同宰相以寵異之飪味幾年調鼎鼎丹青

何日畫麒麟千官祖輶都門外駟馬嘶鳴潁水濱已見

刊碑新隧路無窮墮淚故州民

公再鎮許田無封本國

蘓明允宗丈二首

觀國五千里成書一百篇人方期遠到天不與遐年事

業逢知己文章有象賢未終三聖傳遺恨掩重泉
嘗論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義更相親痛
惜才高世齎咨涕滿巾又知餘慶遠二子志經綸

王侍郎二首

四紀文章老三朝侍從賢安車初就第華髮未垂顛道
卷留藩翰才豪付簡編風流一朝盡士類共潛然

獻賦初從淮海來漢皇欣得馬卿才絲綸誥命追三代
山水歌辭冠一臺甲第圖書遺舊跡壽原松柏長新栽

故州民吏餘思遠畫翬淒涼薤唱哀

廣東轉運張公二首

清白家傳業中和吏嚮風一門臺閣仕入使弟兄同讞
議民無訟均輸國不空職勞終損壽勤事有遺忠

寄委頻承寵經營未盡才方從輿轎去忽逐逝川回返
葬京阡遠遺思粵俗哀人知有餘德嗣子躡蘭臺

歐陽文忠公二首

并序

某久不聞中朝士大夫新作忽得願上故人書

錄公會老堂唱和詩詞為示遠方見之不勝企
聳輒遍和以寄獻未幾聞公訃音且思昨寓書
時乃公夢謝之月因愴前事作哀辭二篇以述
感舊懷德之思焉

道濟三千子文高二百年朝廷得王佐經術有師傳筆
削書纔就彌綸志未宣平生思賴事倏忽啓新阡

早向春闈遇品題繼從留幕被恩知何期激水絨書日
正是椒陵夢奠時感舊緒言猶在耳愴懷雙淚謾交頤

誰將姓字題延道共立門生故吏碑

駕部郎中畢公二首

世德公高裔家聲相國孫

丞相文簡嘗自稱公高之裔見于私記

飾儒成

吏事訓子服忠言道直躬難進流長慶有源推牛方
迂
葵納駟已高門

早仕潛郎省通才適世資衣冠推吉履州郡載遺思
喬
木陘山外陰堂洛水湄令名千古在沈刻爭臣辭

國史龍圖侍郎宋次道五首

臺閣三朝舊絲綸載世承早年欽妙譽末路愧同升
論議無吾間文章豈衆能二經垂絕筆天喪沈吳興

接武由童冠論年並已庚切磨三友益終始一交情少
別才經夏何言遂隔生空深寢門慟不見總帷旌

告卧春明日灾逢本命年英靈百人敵奄忽一朝捐妙

墨宗祧秘

次道嘗奉詔題
仁宗皇帝祐主

遺文太史編家書四世學嗣

子復能傳

前日聞君撒瑟初傷心悲憤不能舒平生鮑叔偏知我

垂老莊龍獨棄予人物風流今已矣交游零落痛何如
從茲道義誰相告每欲臨文輒廢書

君嘗齟齬更三已我亦遭迴再下遷趣舍既同高誼在
升沈雖異素交全斤從質喪知何用蕙為芝焚亦自憐
重詠十年情味句吁嗟生意轉翛然

次道送予守杭詩
有十年情味與君

同之
句

朝議大夫致仕張公二首

清修聞校議慈惠布州蕃奉使功雖最遺榮道亦尊卜

居隣楚澤反葬近秦源自得尋真趣高風世所敦

公喜修養

致政甚早年八十精力不衰

憶寓龍陽館曾陪布素遊登朝俱老大分袂幾春秋脫

屣追三景遺衣復一丘無因素車送感舊涕雙流

予雅齒隨

親寓武陵接公後同在朝列今幾五十年

致政侍讀孫蔓叔二首

秘殿除書降經筵特詔開未聞陪幄議忽起奠楹哀卜

葬青烏兆臨喪白馬來平生我投分灑淚向天臺

某忝天官

寔繼

公後

英祖修宮日先皇出震年甘泉方授職少海繼登賢望
積公台久恩從誅冊宣遺恩滿京邑曾議市租錢

司空贈太傅康國韓公五首

厚重資天粹忠清襲世芳周臣言謬謬漢相貌堂堂見
象中台拆傷時一鑑亡罷朝仍制服卹禮厚公王

前日崇明路初聞撤瑟時兩宮馳道哭三市輟春悲精
爽騎箕尾功名載鼎彝誰修鳳池錄直筆載蕭規

文物衣冠萃一門如公終始見輿言三登慶厯三人第

公慶厯中舉進士自秋賦泊禮闈及廷試皆在第三

四入熙寧四輔尊

公熙寧初自副樞遷

參預拜首相六年再為史館凡四命輔相繼世拜封前及後並時當政弟連

昆漢索揚與唐蕭杜更有清風在裔孫

甲第初開汴水陽安車歸後體彌康交游款密情無間
尊酒歡娛興未忘懷舊每論場屋事傷離為惜潁川裝
朝來重過里門外感物思人淚數行

六紀增年福未涯三公歸第寵頻加達逢雨木官雖怕

二月中屢
有木稼

賢值辰年夢已嗟中祀牲牢開祖道太常鏡

吹送靈車傷心前月登門後臨別殷勤貺手華

某二月九日謁

公公再三話平日相從之事久之又云此行恐不再相見不果歎別既而又貺手筆意益勤重後一月聞公不

起悲傷
尤切

司空平章軍國事贈太師開國正獻呂公五首

二聖臨熙運元精降佐臣人承太嶽裔生在敦牂辰六

紀登遐壽三期秉大均

公在相位三年

還騎箕尾去仍值在蛇

春

運偶千齡旦家傳萬石風五朝京兆尹

文靖公乾興中尹京後公昆弟

相繼

至今三世大司空

文穆公文靖公並以司空平章至公三世登台

致主唐虞上

論經伏鄭中

公前歲上尚書論語孝經要義百篇又稱極有益於學問

生鍾維嶽瑞

葬復近神崧

公塋在新鄭縣神崧里

首建司空府前臨魏闕門特留黃髮老對直紫微垣故事傳臺閣清風遺子孫四方桃李滿不待史官言

漢代明經相唐朝鎮俗賢時方尊長孺天遽奪公權袞冕頒新隧笳簫入故阡文成内外服二美冠周篇

自歎羈屯世少同平生知己莫如公早參直諒多聞數
晚入坯陶一器中存歿交情成契濶晤言名理謾研窮
追思五十年前會已識河東父祖風

景祐四年舉進士
開封公與故呂紫

微緡叔每相期于場屋始獲拜
接當時流輩皆知公公輔之器

蜀公范景仁忠文公四首

雅麗文園令深湛揚大夫初為蜀詞客終作漢真儒榮
遇封公爵歸休職禁塗逢時致君事自與二賢殊

仁祖倦勤日公居獻納司累朝論國本三接歎忠規未

奮經綸業空留典冊詞二名彰美行千古有遺思

追憶詞場舊交游四紀餘編年逢絕筆

公修仁宗實錄成遷秩某忝當

制議樂見成書

公進大樂書蒙以副本為傳

忽愴題丹旄無由走素

車傷心寢門慟南望涕漣如

歲在龍蛇會思賢屢感傷未收空土淚又送蜀公喪

公與

呂司空相繼薨謝

士類將安放交情何日忘共傳金石刻俱是

大文章

知樞密院孫溫靖公二首

位冠樞幾輔名高羽翼臣一言曾寤意四近久同寅丹
旒都城遠青松隧路新西瞻裕陵道想從屬車塵

疇昔逍遙曳杖時鑾輿臨哭從官悲三朝弼亮推公望
一品哀榮厚葬儀陪幄謀猷存故事出藩慈惠有餘思
伯喈辭刻雖無愧還作鄉人墮淚碑

太子太保致仕李公二首

衣冠元禮舊龍門旄鉞西平奕代勲官是唐家貴公子
名高漢室故將軍四朝人地推時望千載丘園脫世紛

國器幡然臨摯殞齋咨遺事謾傳聞

治平中公自相臺被召將有進用以

疾而止

子厚論先友文章憶稚年一時陪俊傑四紀奉周旋蘭

玉高門盛松筠晚歲堅風流今已矣感舊獨潛然

景祐中先

人在朝與公相接某因獲拜挹前歲奉謁公公道舊勤勤一聞公訃悲愴累日

秦國夫人二首

安樞密母

母儀兼婦德訓子復宜家舊宅隣三徙新恩副六珈累

茵榮養久八秩享年遐宗族稱賢行詵詵福未涯

大國膺朝寵樞庭慰母慈生為命婦首

大臣之家赴朝
惟夫人為母行

殮用貴臣儀

夫人在殯間特
恩賜水銀龍腦

鈴紼傳哀闋金屏卷贊祠

攀車泣公輔行路共齋咨

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馮公三首

特起來湖海詳延入雋科三登袞然首再續喜哉歌巖
廟勲勞積藩宣惠愛多超遙脫屣去誰嘆逝川波

清潤慈明玉汪洋叔度陂不憂仁者壽早作哲人萎黃
鵠歸無日青烏葬有期陰堂介邢密相望國僑祠

皇祐登瀛日同升愧妄庸

皇祐中予與公同名試入館

我年先一飯

君學富三冬久要平生好分攜晚歲逢無因素車去執

紼望丘封

尚書左丞贈開府儀同三司鄧公三首

氣縕江山秀人如圭璧溫一登文石陞遂直紫微垣

熙公

寧初召試除館職未久直舍人院

論議中司見謀猷內制存公孫宿儒

譽垂老上金門

未正階槐位先登省轄崇帝方咨傳野天遽奪楊公散

冕恩褒德簫笳禮送終淮濱故人闕一慟向西風

貢部掄才選高風素所欽方聞二道策

公嘗上賢良策以罷舉不試

獻納百官箴榮滯登台晚周爰注意深有時無命嘆遺恨古猶今

中書侍郎贈銀青光祿大夫傅欽之三首

賈傅少馳譽平津晚邁時生賢不俾壽造物孰能知故事留烏府清規載鳳池上思楊綰直當展屢嗟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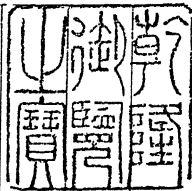
璞玉渾金量經邦論道賢肖形真間氣委蛻歟終天纔

帳羣公奠楹書奕世傳云誰哭之慟慶厯老同年
平生出處與逖通五十年中事事同晚歲金門陪末議
一朝華簪見將終晉賢已失蒼生望魯國還嗟我道窮
衰病無因送歸紉商聲聊復寄深衷

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滕元發二首

逸氣雄詞昔自將文場獨立見軒昂飛騰正近煙霄路
獻納嘗依日月光去國丹心那易折臨州惠愛想難忘
蓋棺未畢經綸志精爽猶應在帝鄉

大器何妨更晚成當年師友盡豪英高談每及功名際
壯志元無寵辱驚天上玉樓須作記人間白日覩佳城
傷心宿草東吳路雲水淒涼萬古情



蘇魏公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十五至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十五

宋 蘇頌 撰

冊文

仁宗皇帝謚冊文

代曾
曾公

維年月朔日甲子孝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
聞炎軒之蹟不一而帝有神黃之稱戊丁之王繼興而
廟有中高之冠矧夫世祀寢遠軌迹相沿非顯號無以

彰厥功非鴻名無以昭有德是曰大法詎可闕焉伏惟
大行皇帝濬哲溫恭高明博厚生知之性表於冲年君
人之量發於事業爰自明兩繼照重華協帝入纂辰極
上當天心屬長樂之臨朝任舊人而共政雖明德務晦
弗厲嚴威而皇綱用張坐銷權黨四罪而天下服三年
而百姓仁然後發德音下明詔復賢科之親策革文體
之艷麗於時能言之類率籲而在朝屬辭之流壹變而
返古故天聖明道之間號令風采於斯為盛矣逮夫乾

綱獨運天德清明躬親萬幾總核羣吏鉅細必擘書奏
無留本乎厲精迄用致治因考古之禮樂遂有意於興
龔圭壇致祀親藉千畝之田大寢告成合祛二儀之位
增徽冊於祖考祫大饗於廟祧登圜丘而款上神者九
終嚴報闕陽館而類太微者再成宗祀始時儒宮倚席
士不宗師乃臨幸太學禮見經員繇是庠序之教興天
下建櫜民久忘戰乃大閱北郊考數軍實繇是師田之
訓舉至於著祀儀以謹有司之職纂樂記以補六藝之

缺觀亨亨之象而薦三鼎於九郊案旋宮之圖而配七音於二樂皆前世所未語諸儒所不講自我制作俱盡情文故景祐慶厯以來聲明文物於是大備矣加以崇尚經術祇畏天命以彝倫皇極之道為常戒以法家拂士之言為攸箴其或災眚薦臻雨暘未若則必夙宵祇飭恐懼修省上答譴告皆本誠慤是以絕意聲色無事遊畋惟藝文是親非訓典不道邇英畫訪延講學之士觀文燕居耽墳史之玩刊金石以揭六經之文選儒學

以定訓籍之目雖聽斷多務而研覃不廢故述作之制則有洪範政鑒以考休咎之證神武秘畧以論竒正之謀筆法之妙則有宮殿題榜皆窮飛動之勢刀鼎銘識兼該篆籀之體多能本乎天縱人文以之化成而又心推至公性有大度動作必憲於古昔居處必防於逸欲圖尚先烈為訓鑒也詔錄唐事觀典則也官增諫員廣聰明也政委公輔謀治理也其損己之大則却徽號以守謙虛節服御以示敦朴減後宮之數以歸配良家黜

斜封之恩以弭防私謁其恤民之深則遣使臣以寬力役蠲茶禁以止刑誅立廣惠之倉以救恤艱食出內帑之泉以資佐糴本其前識之遠則過近戚之干公議罷功臣之任政司廣同姓之封以敦叙邦族建主器之位以預正皇統兵雖時動期禁暴而已無尚功廣地之賞刑雖未厝務去惡而已多宥過捨生之恩當夏戎之叛渙也謀臣獻侵伐之議乃以靜綏疆陲率從保塞之請懷獠之繹騷也上將建盪平之功猶慮重勞異域遂止

深入之師其禦戎徠遠之術長矣保邦息民之利深矣
故臨蒞天下四十二年內無玩兵之虞外無暴斂之困
生聚休息表裏謐清雖古所謂至治之極豈是過歟夫
惟享厯之久而能遜志不伐保休德獲全名此故哲王
之所難也况復仁以守位寬以得衆兢業以隆三聖之
緒謙恭以盡羣下之情持盈守成要終猶始蓋自三五
以還未有若茲之具美也方將淵默以凝思優游而恭
己法乾坤簡易之德濟泰鴻億萬之年而幾務勞神憂

勤損壽奄遺末命遂棄萬方率土銜哀攀號靡所顧惟
眇質獲嗣慶基夙奉慈嚴敢忘率厲今以穆卜惟吉因
山肇成眷同德典禮之臣援稱天節惠之義奉揚景鑠
祇薦崇名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寶冊上尊謚曰某
謚皇帝廟號某宗恭惟飈御未遙威靈如在昭膺懿冊
永饗尊稱流祚於無疆配天而齊極嗚呼哀哉

立皇后冊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五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皇帝

若曰天地判合以綱人倫君后取則以御家邦自昔三代內德之茂二南風化之本治道所繫詩書述焉朕纂紹丕服上蒙太皇太后聖訓八年於茲而長秋未建奉饋闕職歷詢舊門審定福耦慈衷惟允斯即其人咨爾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衣冠望族鄒魯華胄流光儲祉鍾粹邦媛有徽柔之質不待母師之誨有安正之美宜配坤極之尊稽謀大同儀物惟稱今遣攝太尉蘇某攝司徒王巖叟持節冊命

爾為皇后膺茲嘉禮往踐宮朝協宣陰教母臨萬方朕
春秋時思虔七廟之享后惟衡統是將朕晨夕承顏致
三宮之養后惟膳饗是視朕卑服節儉以躬率天下后
亦練繒是式朕宴游省耕以穡事為本后亦種稌是資
於戲皇天無親惟德斯永寅畏饗福巽順正吉嗣續百
世克終有慶不其臧歟

奏議

立家廟議

至和中文潞公作相立家廟下禮官議
公時知太常禮院上此議元豐中知滄

州因賜對神宗嘗從容訪問為學之要且云聞卿於典禮尤為精詳可以往時所論一二事來進因奏家廟承重二議

檢會慶厯赦書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謹按周禮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顯考廟是諸侯祭父祖及曾高所以然者服盡四世始祖不祧通為五世也大夫三廟及曾祖也始封不祧通為四世而高祖止於享嘗也士二廟及王考也皇考則為壇而祭之下士止於一廟其王考則無廟而祭之唐及本朝廟二品以上

得祭四世三品以下皆祭三世六品以下無廟者皆祭

於寢

按開元禮及開寶通禮皆云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儀無廟者祭於寢

今赦恩既

許依舊式即合依禮令之數又按古者一世一廟五世則有五廟矣今之廟制與古不同皆為一廟同堂異室則一品二品之廟並一堂四室三品四品五品之廟並一堂三室乃合禮制又禮記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若然是有廟者止於其身子

孫無爵祭乃廢也又禮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今二品之家立廟者既死而子孫主祭如六品以下即祧二主祔一主又牲牢俎豆器物頓異在於人情似未允慝若乃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如官當立廟者請因遇恩封國公立廟一堂四室祭及高祖量賜田若干頃尚書將軍及曾任二府或節度使者特封郡公立廟一堂三室祭及曾祖賜田若干頃給諫以上曾任學士者特封縣公廟亦一堂三室賜田若干頃

其初封官未及二品者依三品未及三品者依五品其
未有廟者即不得賜田每田二頃許置客戶若干人並
免州縣科役其田除租稅外地利悉入其家專以奉祭
事不得他用死則子孫承襲並世降一等

公降為侯
侯降為伯
當

襲封者須長嫡子

無長嫡則諸子
見為長者同

特改一官

若今
遺表外其

餘恩數悉同常制其田子孫不得典賣有罪絕者還沒
官此亦稍近古法可以上副赦恩之意若以封爵難於
遽行即請考按唐賢寢室祠享儀不須牲牢俎豆止用

燕器祭常食而已

議承重法

臣近因上言臣僚家廟祠享事乞重定服紀親疎之制
曰一節准五服年月勅斬衰三年嫡孫為祖父為長子
今士庶之家子孫罕分嫡庶其相為服往往一槩以斬
衰期或踰年從吉便行嫁娶苟有犯者緣勅律不分士
庶便當一例斷罪臣以謂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
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

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何以言之謹按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康成曰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而經不言長孫為祖者蓋有爵土則父歿次當傳已其承重可知也近代仕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重故謂當服者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

宗之重也嘗聞慶厯中朝廷欲議臣僚應任子者長子
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等此亦近立宗之法也然雖有
此議亦不果卒行慶厯末石中立卒未幾庶子從簡又
卒嫡孫祖仁先已服期不知後服禮官以謂宜別制斬
衰嘉祐中劉煇祖母卒自言幼孤鞠於祖母雖有諸父
亦乞解官行服禮官議煇是長孫自當承重臣竊謂祖
仁官丞郎列近職世荷賞延是亦有重可承者也煇乃
庶官世又非顯若云鞠於祖母報以三年可也有諸父

在而令承長孫重非也故熙寧八年六月詔書嫡子死
無衆子者然後嫡孫承重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
此明宗子傳重正合古禮而未議無封爵者及庶人所
以承重之意故學禮者猶以為未盡也傳曰都邑之士
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故諸侯及其太祖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由是言之尊卑之禮有隆殺之
異而喪服從而為之制也明矣今服祖重者而無所以
為重之義又無大夫庶人之別是尊卑一統而貴賤同

體也臣伏觀朝廷修舉遺墜禮無不講喪服之制事干
典刑有所未明固宜稽考欲乞特詔禮官博士參議禮
律若以無封爵者無傳重之義即乞別立服制如在禮
故合承重亦乞參酌古今收族立祭之禮立為宗子繼
祖有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及庶人與士大夫當與不當
同一律頒布天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則州郡用法
斷於不疑也臣職在守藩不當輕議禮典然麗刑讞獄
亦州郡之所得言也

議學校法

臣聞古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雖王之諸子卿大夫之子弟及國之俊選皆造焉三代所以教化行而習俗成者由此道也自鄉遂之制壞而學校從而廢缺漢晉而下代有興置至唐而後備上都立國子監以摠六學之務設官則有祭酒司業為之長博士助教直講為之訓導監丞主簿掌其政令外則京府州縣各有學並置博士助教以主訓授之職由是黨庠遂序

國學之制稍稍復矣國朝自景祐以來天下建學慶厯以後數立規程自是諸儒知所宗尚歲月寢久生師益增然而黌校之間未聞有業成通經之士顯著於時而副朝廷之選用者今明詔將議改制而降意於詢訪茲誠治世之先務而聖主所當留神也臣竊謂本朝學制大抵倣唐之舊然而設官有未備而教導有未至故積日雖久而成效無聞也何以言之唐制學官國學則博士助教各二人直講四人大成十人學生三百人太學

四門學則博士助教各三人學生各五百人而四門又有俊士八百人律書算學則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五十人至三十人今之學官惟直講說書共八人而無國子太學四門之別職事又無殿最之課太學生止於三百人廣文生則三歲試補但隨秋賦而不隸兩學聽習律學雖有其名而無其職書算則又闕焉唐之學官每歲終考校以訓授功業多少為殿最學生則以業成通兩經以上者上於監祭酒司業策試優者上於禮部大

成上於吏部今二者咸無焉其法制滅裂如此而欲責其壹道德而廣教化勢不可得也必欲別為新規臣愚以謂積習既久未易更張莫若即舊法而增損之則便而易行也今學官八人謂宜各令分掌職事五人專職講說人各講一經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並為大經各限二年講畢毛詩為中經限一年半周易尚書為小經限一年三人掌教授諸生以詩賦文論經史大義及時務策仍輪日直學以待諸生請問疑義并出公

試題目若考校試卷則八人通主之其教導有方成效顯著為諸生凜伏者候及三年委判監官聞於朝廷望賜召試館閣職事其不職者罷免之學生以五百人為額逐日早分經聽受每經百人仍兼習孝經論語聽讀罷則課習文史每月公試三學官考校優劣分三等揭名於學以為勸沮監承掌其課最主簿糾其違慢每一經講畢監上於判監集官策試大義十道次日口說十道各定為三等大義通十并口說明白能發明聖賢深

蘊者為優等大義通六及口說俱通者為次等不及六
通為下等其通一大經或一中經兼一下經試入優等
者上於朝廷望加旌拔或直送省試仍許特奏名次等
籍其名以俟再試甄別下等本學常加敦勉其文行道
藝超絕倫輩朝野所知者不拘常例並許舉薦以備朝
廷擢用其律書算等亦望各立一學量置生徒庶令學
者粗知本原以之入官不至墻面也州郡之學每州請
置經學博士一員

或只以教授名官

內舉人及三百人以上者

朝廷為選差正官三年為一任如能舉職有効者任滿日本州為保薦之乞加旌擢其餘本州辟召有科名守選官員或經行純粹之士上於本路列奏朝廷俟旨補授仍給本學公錢為俸亦以三年為任任滿保薦如正官法內命官望加優獎舉人即授以閒官再授教授之職每州仍置說書一員

生徒二百人以上三人一百人以上二人

以本郡有

經術文行之士為鄉里所推者充仍從生徒衆舉州為補置本州無其人則請於隣州使專講說諸生聽讀課

試亦約太學之例如有經術精博文藝優長者上於州

州為覆試籍其名以補學職俟及三年顯有功效者

該書

同舉送國子監與通經者同試縣學置助教一員

或只以教

授為名

推舉如州說書例兼主講說教授之事諸生有業

成通經者上於州學與通經者校試舉送州縣既立學

校須藉公費望許標撥本處閒田或戶絕及僧寺莊土

多處斟酌移割入學充職田

天聖中王隨知江寧府請以茅山道宮莊田充本處

書院職田

隨生徒多少以定頃畝州縣為差人主持勾

詔從之

收課利入學以助支費條約既備獎勵既行則人人各務本業窮經學文不三五年可以不革舊俗矣

議貢舉法

臣竊謂以今之科試取士比之往年至為詳密往年專以詞賦為考式而學古者或詘於聲病今則詩賦策論通考不專於一場取舍往年雖通考三場而學經術者或困於無文今則有明經之舉往年敦樸之士或不習科舉無由自達今則有遺逸之薦是則詩賦所遺者取

之於策論策論所失者選之於明經二者又不能盡則擢之於遺逸天下苟有懷才負藝之人靡不畢為朝廷收擢而任用之矣今明詔猶以為不足者臣竊謂其弊不在法制之失而在於措置之未盡耳夫措置之未盡其說有四一曰考試關防太密二曰士子不事所業三曰詐冒戶貫取應四曰取人多少不均所謂考試關防太密彌封謄錄是也夫彌封謄錄本欲示至公於天下然則徒置疑於士大夫而未必盡至公之道又因而失

士者亦有之何則國家取士行實為先今既彌封謄錄
考官但校文詞何由知其行實故雖有瓌異之士所試
小戾程式或致退落平時嘗負玷累苟一日之長可取
便預收采士之賢否而進退之間繫乎幸與不幸往往
是矣是豈朝廷之本意耶臣竊觀天聖四年仁宗皇帝
詔書曰如聞舉送之士操履罕修黜於有司則紛然起
謗升於科選又多以敗官由習尚於虛浮宜特行於敦
戒自今諸州發解諸舉人並須考訪履行或有乖僻彰

累雖所試可取不得一例解送以此見朝廷之意先士
行而後文藝也若彌封謄錄則何由辨其賢否而得如
詔書之敦戒乎為今之便則莫若去彌封謄錄之法使
有司得專參詳考察一則主司知朝廷委任不疑益務
盡心二則負實學者得以自明程文小疵不虞見棄三
則淺陋之人固無僥倖之望至公之道無大於此議者
或曰此法行之已久今多士競進一旦改革必致喧訟
何以弭之臣以為士子之行莫若鄉曲最知其詳儻或

素履無聞因而黜落自厭羣議復何畏乎多言邪若其
行完學富之人偶不與薦既知朝廷所以取之之意則
人人自重不敢輕發養其廉恥異日足為嘉士其所勸
益多矣若曰南省聚天下之士不下數千人主司無由
一一知其賢否雖見姓名亦何益於公選臣以謂此法
宜先施之州郡亦庶幾存鄉舉里選之遺範也望自今
並委知州通判職官常加察訪本州行能之士記其姓
名更相論辨遇詔下轉運司為精擇試官依常赴院鐫

宿其舉人試卷更不彌封謄錄仍別差官點檢收納應
有塗注乙處並印記訖逐旋發送試院不得稽留令試
官依公考校文藝除雜犯不考式者先行黜落外其餘
悉定高下訖報州令知州通判職官同入試院共加審
覆以素有聲稱著於鄉里者為先然後定其去留依額
解送試官及州官若有偏曲私徇令監司嚴加按察具
奏其事重行黜降如此詮擇必無幸進之人比至南省
則是已經鄉里察訪設令依舊彌封謄錄只考文藝亦

不容無狀之人得預奏名也其殿試考式繫之朝廷非有司所當措議也所謂士子不事所業者舉人不納公卷是也舊制秋試先納公卷一副古律詩賦文論共五卷預薦者仍親赴貢院投納及於試卷頭自寫家狀其知舉官去試期一月前差入貢院先行考校內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如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書體與家狀不同者並行駁放或假借他人文字辨認彰露亦便扶出永不得赴舉是舉人先納公卷所以預見其學

業趣向如何亦有助於選擇也景祐以前學者平居必課試雜文古律詩賦以備秋卷頗有用心於著述者自慶厯初罷去公卷舉人惟習舉業外以雜文古律詩賦為無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此豈所以激勸士之篤學業文之意邪臣欲望自今舉人請應依前令投納公卷一副不得假借他人文字并親書試卷頭家狀一准舊制委知舉考試官預先看詳以備將來與試卷參驗是非而升黜焉如此庶幾人知向學不為苟且之事矣

所謂詐冒戶貫請應者今外郡舉人赴開封府取應是也天下州郡舉子既以本處人多解額少往往競赴京師旋求戶貫鄉舉之弊無甚於此雖朝廷加以峻文而終不能禁止者蓋以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徠之而使其冒法欲草其弊莫若預為之防於罷舉之歲令本府下諸縣察訪見今土著寔有多少舉人候見得的實數目開送貢院比校外郡人數酌中解名處量其分數別立定額外方舉人知其如此豈

肯不遠數千里冒峻丈而求寄貫乎其府中減下人數
却乞移與國子監添起名額既已革寄貫詐冒之弊又
足廣庠序樂育之風如此行之誠兩有所便也或曰府
中減下人國子監又復添額則人人競赴庠序投狀其
於冒妄不亦均乎是不然也在開封府則有詐名冒貫
之弊於國子監自是四方俊造進取之所事體固不相
類容其趨進復何害耶所謂取士多少不均者進士與
制科遺逸是也臣竊以往年放進士每榜不下四五百

人自間年放榜亦嘗近二百人諸科大約依進士人數而制科入等者不過兩三人明經不過三五人遺逸之薦復未有定制臣以謂舉制科者博通古今貫穿經史顧其積學勤亦至矣明經者雖誦數或闕而大義多通遺逸之薦縱不能盡如詔書之所求要之皆鄉里推許之人此數科比之進士諸科初學幸中者多取之亦未為謬濫也臣伏覩新制三歲科詔每榜以三百人為限是進士諸科之路已廣而制舉遺逸議論猶未及之况

近制明經已許均減諸科之數雖取人未多是已有定制臨時可以通融損彼而益此也臣愚欲望自今三年科舉進士每榜且以二百五十人為限留其餘五十人以待制舉及遺逸之類其制舉策入優等者自依常例在下等者望量添人數比類賜以出身以酬其積學之勤其舉遺逸仍望立為定制每放榜而後下詔諸路州郡及轉運司共察訪如士人中顯有履行純固經術文藝優贍為衆人推許者或場屋黜落或邱園高蹈咸許

保薦每路限以五人並敦遣赴京師依例試以策論考
定高下優者賜以科名與制舉所增人共足所留進士
五十人之數下等亦望量推恩渥或與免將來文解如
此則取士之路益廣而行藝之人無有棄遺獎育人材
敦激偷竄上助風教不為無益也

蘇魏公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蘇魏公文集卷十六

宋 蘇頌 撰

奏議

駁坐講議

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起居舍人兼
侍講同知諫院吳充等劄子請坐講

臣等竊尋故事侍講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

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所以當賜坐者以傳先王之道故也伏惟陛下躬仁聖之質將興堯舜之治於傳道之際不宜因循有司一時之失不正其禮欲乞以臣等所言付禮官考議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聞奏

判寺韓維刁約禮官胡宗愈等議

臣等考尋故事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於前列坐而聽乾興以後皆先坐賜茶徹席立講講畢復

坐賜湯今來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比之天禧舊制則講者當坐而獨立較之乾興以後則侍者當立而坐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說之臣多賜坐者誠以其敷揚經義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皇帝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皇帝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令對御說書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

之降輦令有司張轡幕設列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側事體之間誠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

判太常寺蘇某龔鼎臣周孟陽禮官王汾劉攽
韓忠彥等議

臣等檢詳國朝會要天禧舊制侍臣皆賜坐講者別設本於前列坐而聽乾興以後侍臣先就坐賜茶訖徹席

立講講畢復坐賜湯近制當講讀者立於上前餘皆退
坐並出一時特旨侍從之臣皆同此制非為侍講別設
殊禮也然則事出上恩雖微賤賜坐於義無害即人主
不命而自請則為非禮矣今公著等議講者當坐臣等
以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
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
若謂其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講解詁舊儒章句之學
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

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遇進說皆當坐矣若不許侍讀之坐乃職卑者禮厚而位高者禮薄輕重為不宜矣且自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僅五十年自可守為定法豈可以為一旦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待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而從容焉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昔仲尼之時人

臣拜君於上仲尼嘗曰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仲尼之正名重禮如此蓋尊君卑臣之分不可易也臣等敢不以為法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施行

繳李定詞頭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奏今月十九日當直中書刑房送到前秀州軍州事判官李定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去歲驟用京官而選

之今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臣恐弗
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羣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奉御批
速送別官命草臣伏以國朝近制進補臺官皆詔御史
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更互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
外郎以下曾任通判官中奏舉充三院其未歷通判者
即須特旨方許薦為裏行倘非其人或至連坐所以慎
重臺閣之選也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
猶以京秩薦授緣已有前詔故人無間言今定自支郡

幕職官入居朝廷糾繩之任超越資序近歲未有臣恐
有違官法無益治朝敏求所以惓惓而進言者納忠而
舉職也議者或曰唐世自諸侯幕府入登臺省者多矣
而定之此除豈為過耶臣以為不然在唐方鎮盛時有
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連茹增重祖宗
深鑒此弊一切釐改州郡僚佐皆從朝廷補授大臣出
鎮或許辟官亦皆隨資注擬滿歲遷秩並循銓格非復
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於昔時況定官未

終更非時召對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之薦直
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秦法制必致
人言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再詳敏求前奏頗得允當所
有李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又

臣今月二十三日准中書劄子節文尚書工部郎中知
制誥李大臨狀所有李定除官制內有未便奉聖旨令
蘇某依前降指揮誤詞臣竊以官品有高下職事有閒

劇皆所以待才能之士擢授有資級保任有常法亦所以抑奔競之途由古以來茲道不易祖宗之朝或有自起孤遠而登顯要者蓋天下初定士或棄草萊而不用故不得不廣搜揚之路自真宗仁宗以來每有除授雖幽人異士亦不至超越資品蓋承平之代事有紀律故不得不循用資品選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並用進任臺閣動有成規而定以遠州幕官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偶因召對一言稱旨便授臺官政府既已奉行有

司不能抗議使制命遂下四方聳聞仕進之間豈無缺
望況今天下之廣英豪之衆他日或更有非常之人又
過於此夤緣進見奏對稱旨則復以何官處之寢漸不
已誠恐高官要秩或可以岐路而致事有萬一不可不
防臣所以區區建言者上以遵朝廷之法制下以盡有
司之職業耳謹按六典中書舍人之職凡詔旨制勅皆
按典故而起草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故前後舍
人論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改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須

中丞學士薦舉朝臣乃典故也或不應此其敢無言去
歲以京官除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今若先
立定制許於幕職官中選擇三院則臣等復有何言而
敢違拒耶況定之此制前日敏求大臨洎臣皆知不應
近制是以各有論奏今再被詔旨若便奉行是臣故違
官守自作二三上累聖明孰任其責竊謂威福之柄人
主得以自專官守有責臣下得以固執若朝廷以定才
實非常則當特與改官別授職任隨資超用無所不可

不必棄越近制處之憲綱若臣上懼嚴誅覲顏起草誠
慮門下封駁不肯放過縱門下不舉則言事之臣必須
重有論列或定畏議固執不敢祇受是臣一廢職事而
致論議互起煩瀆聖聽則臣之罪戾死有餘責所有李
定除官制未敢具草

內降條貫

同李
奏

檢會熙寧二年七月六日奉聖旨今後臺官有闕委御
史中丞奏舉不拘官職高下兼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

事官覺察聞奏四月二十八日蘇某上殿面奉聖旨將
上件條貫赴舍人院商量草除李定官制者臣等尋將
上件條貫同共看詳稱今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
舉不拘官職高下令兼權如所舉非其人令言事官覺
察聞奏者蓋為從前臺官須得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
員外郎以下奏舉充職後來為朝行中難得資序相當
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職高下者只是不限
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即非謂選人亦許奏舉也所謂

兼權者如舊官資序不相當三丞以下未可為監察故
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為侍御史故令下兼
詳此皆不為選人設文也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
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
以此言之選人不可超授臺官明矣至如程顥王子韶
等並已先轉京官因中丞薦舉方蒙特遷中允上權監
察今李定是初等職官資序若特與改官只合轉大理
寺丞且選人特改京官已是優恩若更超授朝籍處之

憲臺恩命重疊陞擢非常先朝以來未有此比未知李
定有何所長而可當此殊命也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
避斧鉞之誅者非他也但為愛惜朝廷之法制而遵守
有司之職業耳且爵祿賞罰進退黜陟皆陛下得以專
之無所不可者若事下有司則具有條例當官者須奉
行而固執也大抵條例戒於妄開今日行之他日遂為
故事若有司因循漸致隳紊誠恐偉門一啓則士途奔
競之人皆有僥求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

人人而滿其意哉前世所以慎重爵賞不以假人雖有
奇材異倫亦須試以職事俟有成效然後超擢者以此
也兼臣等前來論列雖不具記上條貫亦只指陳選人
超授臺官為過當耳如宋敏求言去歲驟用京官而遷
之又以幕職官便陞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竊恐弗循
官制之舊未厭羣議臣大臨言秀州判官除授監察御
史裏行不惟超越資序未厭羣言抑亦有乖國朝從來
法制臣某言去歲詔旨專令中丞舉官雖不限資品猶

以京秩薦授所以無言者以前有詔令故也詳此與今
來檢舉到不拘官職高下條詔亦不致違戾以此臣等
所以須至再三執守初議也臣等非不知再拒嚴旨獲
罪不輕但以意在盡公不敢自為反覆上誤朝廷耳至
於臣大臨昨日當草薛昌朝除官制初亦疑慮恐未得
允當既而思之昌朝雖非御史薦朝廷特除緣已是京
官為有程顥王子韶近例所以不敢違拒非如李定選
人之比也欲望聖慈更賜詳察臣等惓惓之誠所有李

定除官制臣等未敢具草

又

臣今月二日准中書劄子節文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詞頭奉聖旨劄與蘇某所除李定係是特旨不礙近條令疾速撰詞臣為詳自來本院凡有中書送到詞頭並是當制舍人奉行唯是當制日曾封還詞頭其詞頭再下若元封還之官却再當日即專送以次官命詞昨日中書劄子送舍人院是臣當制所以獨具劄

子奏陳今日輪當李大臨直日上件劄子合是本官奉
行却專送臣處顯見不依得自來更直承受體例是同
一職事而差使有異臣豈敢越次承受若云因臣論列
除改不合條制便送臣處又緣上件論奏是與李大臨
一狀同議事體不殊却不依常例送本院輪次承受其
劄子已具狀繳納中書門下伏乞依自來體例施行去
訖兼臣與大臨等前後論列李定差除未得允當蓋是
遵守朝廷之法制奉行有司之職業初等職官超授朝

列蕪權御史不應近制所以未敢具草今來中書劄子稱係是特旨除授不礙近降條制臣竊謂若果出聖意拔擢即須是非常之人名聲顯聞於時然後可以厭伏羣議為朝廷美事不然則進用之路自有階漸耳昔馬周為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言事論議卓越真宗皇帝拔於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逢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裏

行知白召還奏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
非如定遠州職官素無聲稱偶因孫覺論薦一賜召對
便蒙超授縱有奇謀碩畫亦未顯著於時豈足以上稱
不次之擢但用其言不試以實誠恐天下才辯之士聞
之皆思趨走勢要以希薦用此門一開未必為國家之
福也故前世用人之法必加詳試俟見成效然後陞擢
者亦所以防僥倖之路也今臣不避誅戮再貢瞽言者
誠見陛下容受直言雖堯舜三代之聖王未若此時也

羣臣遭逢此時安敢緘默不思獻納少冀裨補耶其李
定特旨除授欲望陛下更賜採聽羣議或詢近臣若謂
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則臣自當受妄言之
罪萬一臣言不虛即乞再加詳酌或別授一官置之京
師俟他時見其實狀進用未晚如此不惟臣等職事得
舉兼亦可以養成定之才資免詒異日之論議也臣不
勝夙夜惓惓納忠之至然臣已是五次論列累拒詔命
罪應不赦戰懼待罪不敢遑寧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乞改從簡便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彫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朝刻五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於先皇帝遂大有為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寢廣

法令亦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煩尚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彰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而官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

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悉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

許并元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奪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

式所不能者小事則行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蘇魏公文集卷十六